



眼泪落地的时间

YANLEI LUODI DE SHI JIAN

张 栩/著

青春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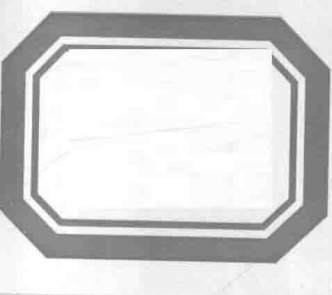
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青春
我们在最美好的季节里
拥抱阳光
拥抱雨季
我们把最浪漫的诗篇
最火热的激情
挥洒在这个
青涩的年代

qing chun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眼泪落地的时间

yan lei lu o di de shi j i a n

张 栩/著

青春派

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在这个
热的激情
的年代

青春
我们在最美好的季节里
拥抱阳光
拥抱雨季
我们把最浪漫的诗篇

qing chun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眼泪落地的时间/张栩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4
(青春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ISBN 978-7-5047-4989-5

I. ①眼…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1998号

策划编辑 王秋萍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康书民 宋宇

责任校对 梁凡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20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话 010-52227568(发行部) 010-52227588转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转305(质检部)

网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047-4989-5/I·0093

开本 710mm×1000mm 1/16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张 14.75 印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34千字 定价 27.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挽歌，古人送葬时所唱的诗歌，由曲和词两部分组成，代代相传

看到他躺在棺材里面，我没忍住，笑了出来。

在场的其他人迅速盯着我，似乎在质问我：“这是什么场合?! 哭! 快点哭!”

然后我就哭了，心想：“你终于死了啊! 你也会死啊?!”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一不小心，我把心里话全部说了出来。

我爸大吼：“滚! 滚! 滚!”

于是我拉着现场唯一的姑娘出来了，她是我女朋友，叫秦倩倩。她和其他人一样，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就算假哭也好啊。我问她，你知不知道现在有那种专门哭丧的。她说我知道啊，那些人赚钱很不容易，真的很难。

我懒得铺垫了：“我给你一百万，你去给一个你特别讨厌的人哭丧，你愿意吗?”

秦倩倩不假思索：“为什么不去?”

我：“我看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对着前面三鞠躬，然后绝交好不好……好了，我跟你说，我特别讨厌躺在棺材里的那个老东西。”

那个老东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有人从他还二十多岁的时候到他死，就一直叫他老牟。他是整个浮萍乡出了名的算命先生。据说最开始老牟不是盲人，后来怎么瞎的，没几个人知道原因。

我讨厌老牟，因为这个讨厌鬼老爱往我家跑，最后，我家里的人除了起床穿衣服不问他怎么办，其他的几乎都要问。

他原来给我爸算，说他会成为一个大款。这个说准了，当我爸在赌博，

我爷爷又去问他，他说这个要小心了，如果输多了就会丢很多家产，如果一直不赢，就要把家产输光。

他真的很厉害，说准了。我爸破产了。之后，我爸特别信他，隔天就去找他问下一步该怎么走，他收费标准是每次十块钱。一年之后，我爸从他那里带走一个账本，上面是欠的咨询费。

乡里的其他人和我爸一样，特别信老牟，就差没把他搬回家供着了。那时还小的我，发现这神仙一样的老牟竟然也要上厕所，那夜壶跟我爷爷的一样塞在床底下，能臭死人。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他也是人，根本不是神仙，那他给人算命，不就是骗人？

让我坚定他是在骗人的这个想法，是因为有次滑坡，他家房子被冲了，他以玉皇大帝要钱为由，让这些信他的人出资，给他家新修了房子。当时我很生气，但又没办法，于是就每次路过他家，都去同一个地方撒尿，后来他家被征用了，据说是要建蘑菇培育基地。

我说了这么多，秦倩倩并没有睡着，而是听得津津有味，并且还去灵堂看了一眼老牟，回来跟我说，真看不出来是个老骗子呀。

我跟秦倩倩有个共同的疑问，既然老牟这么受尊敬，为什么他死了，只有五个人来参加葬礼。

后来我爸告诉我，没人了。年轻人都在外面不回来了，其他的老人都死了，这五位老人最年轻的76岁，之所以带你回来，希望你回来看看，很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等这五位老人一过世，咱们这个村就没了。

秦倩倩听的眼泪哗哗的。我在想老牟比较好的一方面，主要目的不是我我觉得我误解他了，而是觉得这个气氛太压抑了，得转移话题，死者为大，就得说点死者好的，哪怕没有也得编一点说，老牟活着的时候靠说瞎话过日子，死了也继续吧。

我爸看我心不在焉，给我看了一份东西，是六位老人们签的协议，如果谁先死，活着的人就负责收尸，办葬礼，让死了的人最后看看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协议上已经划掉了老牟的名字，他是最先死的。听我爸说，老牟的遗言



是：明天早上我就死了，我算了一辈子命，骗了一辈子人，这回是真话。

早晨六点多，五位老人照例去找老牟，在菜地里发现了老牟的尸体。然后五位老人一些人准备办葬礼，一些人通知在外地的年轻人，最后我爸就回来了，只跟我说，走了那么多地方，现在才觉得，家里最亲切，老家的邻居都是爹妈。

我不懂，我爸也不解释。

晚上的时候风特别大，特别冷，我们都坐在灵堂里，围坐在火盆旁。第一次坐在火盆边的秦倩倩不适应，把鞋子烧了，我就把她的脚一直捧着。

老人们听我爸说，藤娃子去找了村里面在外地的年轻人，你们要不要听他摆这个龙门阵？老人们一致表示非常想听。我问他们最想从谁的故事听起？愿不愿意听听我的情况？

我爸代替老人们发话，让我从头说。

一

去珠海参加免费的编剧培训课之前，一直在家里当“啃老族”，就是吃家里的用家里的。现在想想是挺丢脸的。

11月时我和同学在老家开的早餐店被迫关门，同学都回了各自的家，并且向家里保证以后“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工作，绝不胡思乱想”。之后我回了我妈那里，她“抓住时机”说了一大堆话，“怎么样？你以为自己出去混很容易，翅膀没长硬还跟我谈独立，你们现在即使自己赚得到钱也会很快败光。我现在觉得你真是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这个词我妈是因为我才知道的，经她一说就完全变成了贬义。

我像所有追求理想结果半路返航不得不回去靠家里的人一样，对我妈放话，“回来只是暂时的。有机会了我马上自己出去闯。”



妈妈那时的鄙夷神情我记得很清楚，她沉默着去抱来了一大堆书，很用力地扔给我，“自考我替你报名了，这些是自考法律要用的书，甭管你要去非洲还是美国，把这些书给我带上，保证两年后拿到自考的毕业证书。”

那之后的日子过得很像老年人，早上7点准时起床，看一上午法律条款，下午做自考试题，分析如甲有心脏病，乙骂了甲导致甲心脏病发作去世，问乙是否有责任之类的案例锻炼思维。傍晚打两小时篮球，晚上8点到10点供我自由支配，10点钟之前准时上床睡觉。我妈都感叹，你读书时要是有这么用功的话，早就在北京大学教室里坐着了。

那段时期，我像老年人一样回忆了很多，回忆起了自己的许多理想和为理想做过的努力。回忆结束回到现实的时候我想到了小学老师的一句话——“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已成为了成年人，我却发现自己很悲哀地变成了儿时最不想变成的“无志者”，当我再次回忆到那些理想的细节时，我发现可以自欺欺人地为已经变为“无志者”的自己美其名曰为“与时俱进”。

我第一个梦想是成为奥特曼，应该是四岁时，我爸从外地给我带回来了一部大城市小孩都喜欢看的动画片。看了几集后我便迫切地想成为那个人，每当怪兽毁灭城市人类有危险的时候那个人就会变身成为奥特曼。

和我一起看《奥特曼》的人很多，每看完一集我们便开始“演练”。因为最熟悉剧情我每次都当奥特曼，虽然当了很多次英雄，但心里还是很失落，动画片里的奥特曼有几十米高，能把怪兽打得粉碎。而我还没有“怪兽”高，无论怎样打，“怪兽”都毫发无伤。有次把“怪兽”的手打出了血我很高兴，后来“怪兽”的父亲来找我了，“你小子怎么搞的？信不信我揍你！”

我丢掉这个理想是我一年级时，父亲从外地回来过年，看到我每天都津津有味地看《奥特曼》显得很不高兴，“这么大的人了，居然还看这么幼稚的东西，丢不丢人？”

因为害怕丢人，我把父亲买的奥特曼光碟和我当奥特曼的理想一起丢掉了。



我的第二个理想是当历史学家。现在想起和电视里名人总结自己的成名历程一样，本来我没想要怎样，结果一个偶然的机会降临，莫名其妙我就到了现在这个境地。

一年级以后和我爸去了成都，在一所封闭寄宿学校念书，每星期回家一次。爸忙于公司事务，放假的周末基本都只有我一个人玩。我爸看我周末无聊特地把我带去了成都当时最大的书城，让我看书打发时间。

周末和长假我几乎每天都会去那里，我爸很让人感动地替我办了公交车年票，书城里的百科全书和少儿读物全部被我读完了，逐渐开始看那些人物传记。让我明白这些知识有用是三年级一次全校少儿知识竞赛，我糊里糊涂地报了名，又战胜了那些六年级学生，最后拿了第一。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那些教五六年级的老师跟记者似的问了我很多问题。

“李藤，请问你知识为什么这么渊博？你有什么远大理想？”

“我想当历史学家。”我至今想不明白当时我怎么会想到那样深邃的一个职业。

“小历史学家，难怪你知识这么渊博，这么小就懂得为理想努力，你的前途会非常光明。”我很想知道当时这位老师是不是转行做了记者。

“小历史学家”这个外号很快便传开了，教我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开始时不时让我起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涉及的知识，好在老师的问题我都答上来了。

同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等于考古专家，考古专家等于挖坟的。从此，我再也不提历史学家那茬儿了，别人非要提起我总是很淡然地摆摆手，“呵呵，别提那个了，以前年少无知。”

第三个理想的结局同样也是“呵呵，别提那个了，以前年少无知。”从二年级开始打篮球，同时也知道了 NBA，有一群和自己一样爱打篮球的朋友，后来想起那时的理想简直不能用天真来形容——“我们要努力打球，一起进职业联赛，几年后在 NBA 赛场上相见。”

把这一页就此翻过，第四个理想是我仍然在坚持的，并不知道何时会完



全实现的——成为作家，写出不朽的作品。

我已经记不起是何时有当作家这个想法的，按照很多已成名作家的“经典说法”——因为一次不明不白的发表文章，从此便觉得自己写文章天下第一，最后成为了作家。遵循这个逻辑去追溯，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小学二年级发表在学校校报上，题目是《我的老师》，文章旁边记得有一个卷发女人的形象，我对文章里写的老师是没有印象的，那时我其实就熟悉宿舍的管理员。

那之后便和发表作品远离了。作文方面得到的第一个奖是在初三。老师要求前十名每人交两篇，其他人每人交一篇去参加全市的作文比赛。我意外地得了一等奖，当时不仅老师，前十名对拿奖志在必得的同学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那之后又开始和发表作品接近了，上高中后几乎是同样的遭遇。只是作文比赛的规格提高到了全国，每人限定只能交一篇。最后全年级四人获一等奖，我又“意外”名列其中。让所有语文老师跌掉眼镜的是，我居然不是重点班的学生。几天之后学校校报的老师来找我了，“小作家，我们报纸一直准备开设一个叫作‘文学之新’的栏目，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人选，我们觉得你很合适，希望能做我们这个栏目第一期的嘉宾。”

我拒绝了那老师的要求，他居然满脸兴奋地感叹，“文人风骨！文人风骨！”

高三我很“出格”的在业余时间写小说，寒假快结束的时候写完了十万字的类似于成长故事的长篇小说，投了十多家杂志社、出版社。在一个月后收到了几乎一样的回复。

“李藤您好：您的大作我已经拜读。小说文笔优秀，语言幽默风趣，故事引人入胜。以上是我社的出版说明，您若同意请联系我，我社好组织编辑校稿，准备出版……”

前几段都是一大堆不明不白印刷原材料的介绍，大概第四段转入正题——“近年国家出台了《出版社市场化运作条例》，为了规避风险，我们决定采取半自费的方式出版，即你本人负责一部分书籍的销售，若销量好我



们再准备进一步合作。”

最神奇的一家是，不到两百页的书，成本十八块，定价三十二块。三千册书各种费用加起来我需要付两万多。

“对不起。我的小说目前只出海外，国内目前还不考虑。”我把这句话给那些人回复过去了。

大概三月底的时候，本来已经淡忘了出版小说这档子事的我上网时看到了一家杂志社给我的小说投稿回复。

“李藤您好：您的大作我已经拜读。我将大作归类为青春成长类，这类作品来稿数量十分巨大。大作没有市面上青春小说那么庸俗化、物质化。兹决定递交终审。耐心等待终审结果。”

大概五一节的时候我收到了杂志终审通过的通知，几天后收到了快递来的出版合约，拿到合约时我才想起去查询这家杂志社的信息，是我最不喜欢的青春文学类。

“有钱拿就行了。管它那么多。出！”我没有违背妈妈的命令，钱收到之后我再也没有去想那些小说，像所有高三学生一样，面无表情死气沉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

时间到了12月，我已经在家里很愉快地待了一个多月，直到我一次上网遇到胡泽林。他是我的发小，中专毕业后去了珠海打工，之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藤哥。好久不见呐？最近怎么样？”

“还行。在家里准备自考法律。你怎么样了？”

“那你以后要帮我忙。我在珠海这边跟一个大哥混，偶尔去帮忙打架。平时在工厂里工作，你娶老婆没？”

“女朋友都还没有。”

“什么意思？我和我前一个老婆离婚了，她怀孕了想把孩子生下来，我不同意。我现在生活都不稳定，孩子生下来就更加乱套了。”

“你才多大啊？都前一个老婆了。我记得你以前很听话，好像连架都没和别人吵过，现在还打架，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别说你是我兄弟。我现在还

没二十，自己都还养不活。还要老婆，脑子又不发热。”

“那你应该抓紧了。我们以前那些同学大部分都有孩子了，藤哥。你不出来打工你不知道，你老实了工友都会欺负你。人善被人欺。另外，你想不到珠海这边来？”

“想。始终待在家里这样不行，但像你那样去帮人打架我没那个胆量。”

“你是读书人。肯定不会去帮别人打架。在我们这里明年3月有个免费编剧培训班开课，结束的时候会 and 五名优秀的编剧签约。我刚听别人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你，我专门去替你打听了。今天算找到机会给你说了。我等会儿把培训班的网址发给你，你去认真看下，决定来的话给我打电话，到时候咱们好好聚一聚，以前好多同学都在珠海这边。”

去网址查询后，记下了许多注意事项，又同妈妈商量了很久，本来3月才开课，她让我明天便出发。

“珠海那边你熟悉，小时候跟着你混蛋老爸在那儿生活过几年。也这么大了，记得别和陌生人说话。你自己还有钱，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其实不读大学我觉得挺好的，至少这一两年你在外边体会到了大学里体会不到的，这就是收获。现在是男人了，是该出去经历社会了。记得以后遇到不顺心的事给我憋在心里，男人流眼泪是没出息的表现。自考转省你要自己去办，还没开课可以多看点考试要用的书。记得自考和培训都不能耽误。”妈妈这些话便是临别赠言了。

三

行驶两天后汽车终于抵达了珠海。车站看起来很落后，下车只看到满眼黄沙，远处搭着一排看起来很古旧的木棚。和我同下车的人告诉我，这里只是停车的地方，所以这么荒凉。车站和候车大厅还在另一个镇。借那人的手



机给胡泽林打了电话，他让我就在原地等十分钟，很快就来。我在一个商店门前乘凉，我坐下之后一个人跑来跟我说像鸟语一样的话，手不停地指着里面的摊位，像复读机一样不知疲倦地说着。“我在等人。”我用普通话告诉他，不知道是我普通话说得太差还是他听不懂普通话，他仍然在叽里呱啦着。在我买了一瓶水之后他出人意料地安静了。

不知道等了多久，我被太阳晒得快睡着了，隐约中听到有人在喊“藤哥！”

我看到一群人骑着电动摩托车来了，那些人我似乎都不认识。

一位个子很高看起来很强壮的人拍了一下正在迷茫的我，“藤哥。怎么了？不认识了？我是胡泽林。我们刚从厂里请假出来。”

我肯定不认识现在的胡泽林了，我印象里他还是那个矮小文弱而且听话的小学生。他像大哥一样的给我介绍了和他一起骑车来的人，他们都在一个工厂里打工，都是我小学同学，都已经做父亲了。我无法想象是怎样的工厂允许他们上班时间这么多人一起请假。

胡泽林带着我往他们住的地方走，让我先去放好行李。计划下午和我去编剧培训班报名，晚上兄弟们好好聚聚。当我们一群人骑着摩托车行驶在珠海的大街上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想哭的感觉，看着好车从眼前开过自己却从未坐过，小时候憧憬的高楼大厦道路两边都是，自己却只能看看……“我们本来想买烧汽油的摩托车，结果不知道规定那种车不能骑上市道，说是为了预防飞车党，那些有钱人害怕被抢。还说什么电动摩托车比较环保。”正在骑车的胡泽林很大声地说道。声音似乎顺着风飘向了远处，又被另一处风吹回来，在耳边碰撞发出剧烈的响声。

我的住处是编剧培训课老师帮忙找到的，胡泽林准备让我和他们合住我没答应。晚上聚会的时候他说起自己现在的生活我听着都觉得害怕，厂长是他大哥罩着的，胡泽林和我们以前的同学都跟那个大哥混，所以在厂里请假比较容易，只要通知哪里有地方打架他们都会去，并且跟大哥保证，平时上班绝对认真。

胡泽林向我们展示他的肌肉，“在外面打工你老实了你就要被欺负。没

办法。你不厉害点就要被别人打，我因为胆子最小所以练得最凶。”一起吃饭的其他人都是肌肉男，只是没有胡泽林强壮。

下午去报名时接待我们的是老师的老婆，一位很有气质的中年女人。她的声音很好听，向我们详细介绍培训班的各种事项时，我旁边的胡泽林小声道，“多说几遍也没关系，声音听着舒服。”

“没见过世面。”我小声斥责胡泽林，好在中年女人在专心介绍没有听见。

老师很周到地为外地来的学生准备了“学生寝室”，通过他的“游说”，他朋友答应把自家的房子以很低的价格出租给来参加培训的学生。和胡泽林他们聚完会是晚上10点多，回去拿了行李到“学生寝室”时里面两个人正在打牌，看到拖着行李的我很兴奋地说，“来人了！二缺一！”

我在放行李时这两个人在旁边跟说相声似的向我介绍这里的情况，不远处还有一间女生寝室，人已经住满了，有一位很漂亮但很高傲，大学读的经济管理系，想拍电影但又不屑于当演员，想自己当编剧出名然后独立制作电影。这两个人来这里半个多月了，今天我来了之后终于能三个人斗地主了。

很快便和他们熟悉了，留着寸头，胡子很浓密的叫杨晓宁，24岁，大学毕业当了杂志社编辑，因为忍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不到一年便辞职，之后便在家里“啃老”，跟家里关系很糟，知道编剧培训班的消息立刻出来了。另一个留着长发看起来很像艺术家的叫叶明，21岁刚大学中文系毕业。

这两个人我总觉得很奇怪，和我谈起梦想的时候一脸神圣，有无数可以挥洒的热情，但似乎没有做过什么“正事”。直到过年之前他们回家，我们三个每天都在一起混，他们两人带我四处逛，打篮球，打牌，晚上附近有露天电影就嘱咐我带上笔记本去“学习”，而他们两个则一人买一包瓜子，从电影开始吃到结束。编剧培训班遇到他们时，我似乎没看到他们动过一次笔，我在写报名需要的“试验剧本”时他们俩总是在旁边唧唧歪歪，“小子，别这么认真。咱们出去打篮球，去街上看美女。”

我越发觉得这两人有种“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的感觉，



或者杨晓宁说得对，举办课程的老师是一个野路子出身，成为律师后，自学编剧出名，为求人才敢免费教学的“奇人”，你觉得来参加他课程的人能是一般人？

四

编剧培训课结束后，回到了老家，发现自己似乎停止了生长，我仍是小孩，我的发小们都在外地打工了，家里除了父母，多了大着肚子的老婆。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我在学校打篮球时碰到了正和孩子玩的刘晓老师。我五年级从成都回来念书时她已经在学校教了两年书了，同时是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被选为大队长后与刘晓老师接触逐渐多起来，她很爱运动，我们经常周末一起打篮球，打完篮球后她总是让我请她吃饭，结果每次最后都是她付钱。她和我讲过很多她的故事，比班主任“教育”我的次数更多。

和刘晓老师聊了一会儿天，知道她结婚四年了，孩子马上三岁。老公不帅钱也不多，用她的话说，“嫁给这样的人是上天注定。必须认命。”以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师变成了眼前这位一脸倦色的少妇，我无法想象原来信心十足要考回城里，想做个女强人的刘晓老师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小子。以后你就能体会我的感觉了。你去打篮球吧，我家那小子又跑远了。”说完这句话后刘晓老师很大声地朝已经跑远了的儿子大喊，“洋洋，慢点跑！”

我的高考成绩高于父母的预期，比二本线高十五分。我妈从未有过的激动，并承诺为我筹备一场盛大的升学宴，请所有亲戚来捧场。拿到成绩后我妈逢人便说，“这几天是我人生中最高兴的几天，我那个没出息的儿子居然考上了二本，不可思议。”

办升学宴我想到了高二时语文老师讲过他的一次“奇遇”。他的朋友在前年暑假发给他一封请帖，“犬子金榜题名，在××酒店设升学宴，朋友诚

意邀请”。他朋友的儿子平时是纨绔子弟那种，居然办升学宴，老师带着“猎奇”的心态准时去参加，到了酒店发现有三家人同时在办升学宴，三张告示摆在同一个地方，他朋友儿子的那张写着“祝贺××之子高中”，另外两张分别写着“热烈祝贺××金榜题名”“热烈祝贺××考入浙江大学××专业”。

事后知道，那三个人考上的大学都在浙江，从老师朋友的儿子考上的学校依次排列是专科，二本，重点本科。

考的太差父母出于面子连你的名字都不会写，升学宴上最高兴的往往都是父母和那些假装高兴的父母的朋友，我不知道我妈如果设升学宴会怎样写那张告示。高考填志愿的消息下来后我去查询了很多资料，我的这个分数一定能录取到的是师范学院和一些大学的中文系，我很喜欢，但我妈觉得没前途，不能填。提交志愿的前一天我给我妈宣布一个本以为她会很生气的消息，“我不读大学了，去自考法律，未来考律师。”

我妈听到这个决定后像当初知道我高考成绩时一样高兴，“不错。现在人的法律意识普遍都在提高，但考律师不容易你要多努力。没想到我儿子的思想觉悟突然提高了这么快，大学吧，我的看法是，读不读都可以，关键是你得学到将来进入社会有用的东西。这样吧，自考我记得是10月报名，这两个多月留给你放松，随便回老家还是旅行，但前提是花自己的钱，在这两个月里你找到事情做了尽管去，做不成功或者稳定下来了再去考那个文凭。不着急。”

“你怎么变得开明了？我有点不适应。”

“社会不是像你们想的这么简单的，父母不帮忙谁还帮你忙，反正有事情做了就好好做，大学不读我还节约了很大一笔钱，说不定四年后你毕业了还要回来待着，那时候更着急了。”

那几天上网所有同学都在抱怨，“什么狗屁志愿。老子不填了，大学有什么好读的……”当我告诉他们我不准备读大学后他们又纷纷来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不读大学会很遗憾的，大学的氛围就感受不到了，谈恋爱，自由……”



十多天后我心情很好地回了老家，当爷爷奶奶和邻居们知道我不读大学后表现出了同样的惊讶态度，“什么?!考上大学了又不去读，你们不懂事难道你妈也不懂事，你不知道咱们这儿出一个大学生有多难。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话。

五

爷爷奶奶还住在以前的房子里，我爸和我的小时候都在这里度过。房子外面的墙上已经剥落了很多，屋顶原本整齐排列着的瓦，变得像老人的牙一样参差不齐。这房子与周围那些新修的楼房比起来落后了一个世纪。

耳边每天都是搅拌机转动的轰隆声和工人們的号子声，在老家第一个修房子出售的人赚到钱之后，老家人纷纷开始拆自家房子，自己设计，节约成本，把家人先送回祖屋对付一段时间，等房子修好赚了钱就去大城市买房子。

爷爷和邻居合资在修一栋设计六层高的楼房，几乎每天，一个人都会拿着图纸到家里来和爷爷讨论，在图纸面前“指点江山”。讨论结束发现我在“旁听”，爷爷会大声呵斥，“有什么好看的。不读书，这些听了也没用。”奶奶完全变成了后勤部长，每天会做很多饭菜，供工人们解决午餐问题，奶奶每天都向我抱怨，“你那个爷爷，就要做好人，还供那些人吃饭，每个人都吃那么多，还不如每人多给五块钱工钱。”

爷爷是出了名的老好人，镇上所有人都认识他。奶奶很不乐意爷爷做好人，觉得人应该少吃亏，但爷爷从未听过。他们为该不该做好心人这件事争论了快半辈子，至今没有结果。为此吵过不少架，始终没有结果，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

在老家大多数时候我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自考的书，看电视。那是



一个木楼，我很熟悉，除去到成都念书的几年，小时候在老家我都住在这个房间，小时候的很多东西都被奶奶当作废品给卖了，房间现在变得很空旷。所有的玩具奶奶都送给了姑姑和那些有小孩的亲戚。

以前的奖状，获奖证书，作业本这些当废纸卖掉了我很失落，那些物件的消失也许能让被爷爷奶奶斥责为“不懂事，越读越没出息”的我心里能舒服一些，还“幸存”的玩具只能让我想起我爸妈曾经还算有钱。

没事的时候我开始在房间里“地毯式搜索”以前的物件，奶奶“扫荡”得很彻底，但幸存了几样东西，一样是小学毕业纪念册，奶奶说这个难拿，很重，所以没拿去卖。另一样是一个电话本，奶奶担心这可能还有用就留下了。

毕业纪念册一本都写满了，看起来都很稚嫩的笔迹，发小们的字写得很狂，“祝李藤，考上好中学，好大学。找个好老婆，有个好家庭。”如果能有时光机，我很想回去那时问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早熟？跟谁学的？”老师们的留言在前几页，字都写得很漂亮。刘晓老师写满了整整一页，像位老妇人在回忆自己过去日子里令自己难忘的细节，看到老师在留言里对我的评价我感觉鼻子发酸，大概从那以后我就再没体会过被人夸奖的感觉。同学们都祝福我，“一直好成绩，一切顺利，有好日子”。我不知道就在翻看纪念册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有多少人在过着好日子——也许寥寥无几。

电话本上面的标志让我迅速想到了它的来历，那个半圆形和我爸以前名片上的标志一样，电话本的第一页爸爸很潇洒的笔迹写着他的联系方式：三个手机号、座机号、呼机号、地址、邮编。这电话本应该是那时候爸爸送给我的，我后悔自己当时没问，“你为什么不给我配个手机。”

把电话本翻页后就看到自己的“真迹”了，字歪歪斜斜的，似乎快要睡着，铅笔字的痕迹已经变得有些淡。第三页是钢笔字，纸张已经被自己写“透”了，那会儿应该是刚学写钢笔字。上面记着成都学校老师的手机号，不知道老师名字似乎很多此一举地写着欧老师（语文），钟老师（数学）。

整个电话本只写了前面六页，后面的备忘录上我用钢笔写着：

发表作文